

荀子集解

荀子卷第十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

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間鳴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擊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墮也今臨武君嘗爲秦擊不可以爲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卽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爲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盧文昭曰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

以來相傳之舊也本篇內微子開封於宋注甚明注更羸楚策作更羸又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故創未息作故創痛未息

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

若順太歲

今從策刪痛字

反孤虛之類也

先謙案反

下得地利

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

觀敵之

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

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

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

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

已

○王念孫曰元刻無善字林驥案無善字者是也下文臨武君曰豈必待附民哉正對此句而言則無善字明矣宋本有

善字者涉上文善附民者而衍羣書治要亦無善字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也

乘執奇計所行者變詐也○盧文弨曰所善用兵者感忽悠閑

爭利奇計所行者變詐也○盧文弨曰所善用兵者感忽悠閑

莫知其所從出

感忽悠閑皆謂條忽之間也感忽恍忽也悠閑遠視不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

九地之下使敵人不測魯連子曰弃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也
○盧文弨曰案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感忽之恥而立累
世之功彼上文云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則下句不當又
云感忽此引作感忽是也新序又作奄忽義亦同注立字舊脫
今補郝懿行曰案感忽如城憾占今字也感忽搖於孫吳用
之意悠閒神祕之意兵貴神速如處女脫兔之喻也孫吳用
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孫卿子
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志君之所貴

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

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路舉露也亶讀爲袒露袒謂

○郝懿行曰路亶新序作落單蓋離落單薄之意楊注非王念
孫曰路單猶羸憊也上不恤民則民皆羸憊故下句云君臣上
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
云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吟脉羸憊則羸細羸勤後管
子五輔篇云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韓子亡微篇云好罷露百
姓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士民罷路路露路並通是路爲羸憊也
爾雅云瘠病也大雅板篇下民卒瘁釋文瘠作亶瘁瘁並通秦策士民
憊也縑衣引詩下民卒瘁釋文瘠作亶瘁瘁並通秦策士民

落單於內高注云路贏也路病與路賈亦同義新序雜事篇作落單晏子外篇云路世之政單事之教或言路賈或言路單或言落單其義一而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滑亂也音

已矣楊說皆失之

骨言彼可

欺詐者皆如此之國○王引之曰滑當爲渙說卦曰渙者離也雜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渙爲離貌故曰渙然有離德俗書渙字作渙滑字作滑二形略相似故渙爲滑新序雜事篇正作渙然有離德韓詩外傳作突然有離德突乃與之渙渙與古字通渙與渙與古字通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撓攪也以指撓沸言必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王念孫曰案焉猶則也說見釋詞故仁人上下說仁人上下相愛之意百將一

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君子之事父弟之事兄

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胃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

也先擊頭目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也○先謙案言此兩者俱無所用注義似隔且仁人之用十

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爲其耳目或曰謂間諜者用百里之

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

警戒和傳而一

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一云傳或爲博博衆也而一如一也言和衆如一也○

先謙案傳爲搏字之誤說見儒效篇

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卒卒伍列行列言動

皆有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兒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

者潰

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衆之使短潰壞散也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盧文弨曰延新序作鉞韓詩外傳三作

延居又兌作銳居案延讀延衰之延東西曰延嬰今攖字謂橫布則其鋒長攖之者皆斷也兌讀爲銳謂直搗則其鋒利遇之

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闔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郝懿行曰延者長也兌與銳同荀書皆然古字通也延新序作鉞誤字

或段借耳延訓長故云若莫邪之長刃兌訓利故言若莫邪之利鋒楊注非韓詩外傳作延居銳居與下闔居爲僂其義甚明

僂懿曰楊訓兌爲聚不如盧說之長惟依外傳延居銳居爲說則非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與上文聚則

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闔居而方止此自以闔居方止相對成義外傳因闔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之

遂於此文延下銳下各衍居字盧據以說荀子誤矣延之言長也故若長刃銳之言利也故若利鋒以文義論亦不當有居字

園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關居方止謂不動時也也○盧文弨曰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方居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作園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語尤明晰此方止即方居變案角鹿埤隴種東文以儷句耳先謙案郝說方止非也說詳上

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埤垂下之貌如木實垂下然埤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沾溼然新然或曰即龍鍾也東龍與凍隴同沾溼貌如衣服之沾溼然新序作隴種而退無鹿埤字○盧文弨曰垂下之貌舊說音義皆補案說文亦實垂下謂之權丁果切楊意埤讀爲稽故音義皆與之同也又即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方言隴涿謂之需漬廣韻凍隴需漬也故楊云凍隴沾溼貌舊誤作凍隴今改正沾亦需之誤字也劉台拱曰鹿埤上角字涉上面誤衍案語詞郝懿行曰鹿埤隴種東龍蓋皆摧敗披靡之貌顧氏炎武錢坫均引舊唐書賈軌傳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龍凍隴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尙有此語此等皆古方俗之言不必強解楊氏既云未詳又引或說鹿埤龍鍾凍隴似皆失

且夫舉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

彼反顧其上則若灼跡

如畏灼跡

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

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

○盧文弨曰豈又新序作豈有

是猶使人之子孫白賊

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

詐襲也

故仁人用國

日明

日日益明察○俞樾曰楊注非也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曰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

堂盛貌然則明之訓盛蓋古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

誼也國日明猶言國日盛矣

者削反之者亡謀慮與之爲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謀慮與之爲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詩曰

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詩殷頌武王湯

也發讀爲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

而猶以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郝懿行曰發揚

起也猶書之言我武惟揚也毛詩作載旆傳云旆旗也毛詩本

出荀卿不應有異說文引詩又作載坂然則坂發蓋皆旆之同

音段借字耳韓詩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

何行而可

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動用也○王念孫曰道術也楊以道爲論說教令失之先謙案設猶用也

說見君道篇

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

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執

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爲急

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事耳所急教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先謙案以下文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楊注誤君賢者其

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陸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

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卬

則下不可用也

卬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仰宜向反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仰○謝本作上不足卬

盧文弨曰以注觀之正文當本上是上不卬衍足字先謙案盧下說是此後人妄加今依注文刪足字以復唐人注本之舊

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陸禮效功上也重祿

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彊弱之几也

效驗也功戰功也重功謂不使賞僭也重

祿重難其祿不使素餐也節忠義也君能陸禮驗功則彊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

好士者彊不好

士者弱

士賢也

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

弱

信謂使下可信

民齊者強民不齊者弱

齊謂同力。謝本從盧校作不齊者弱王念孫曰案元刻

不齊上亦有民字是也

林

文之政令下文亦當兩見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

革皆於上下句兩見則民

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

刑威者強刑

民字

賞重者強賞輕者弱

則強輕易其賞則弱也

侮者弱

則當罪使民可畏則強不當罪則人侮侵故弱也

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

為功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固便利於用則強也。盧文照曰攻與工功古多通用攻治也即依本字不改亦可

兵革窳窳不便利者弱

窳窳病也

重用兵者強輕用兵

者弱

重難用兵者強

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

政多門則弱也

齊人隆技擊

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闢以

立攻守

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金無本賞矣

入兩曰贖本賞謂有功同

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贖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余首

虜之法同以得首爲功賞不問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贖免常亦起於戰國之季言苟得首者有罪當贖僅納鎰金以得首爲重取決一夫之勇也

是事小敵羸則儉可用也

可儉竊用之也羸讀爲脆

史記聶政謂嚴仲子曰屠可以旦夕得甘脆以養親也。先謙案晉語其下儉以幸韋注儉苟且也儉可用謂苟且用之猶爲

可也揚

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

易說卦曰渙者離也

若飛鳥然傾側反覆

無日

若飛鳥言無馮依也無日言傾側反覆之速不得一日也

從元

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質市傭而戰之幾矣

此與質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

魏氏之武卒以

度取之

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爲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汪中曰度程也下文所云是也注非

三屬之甲

如清曰上身一髀一蹠一凡三屬也衣於氣反屬之欲反。盧文弨曰案考工記釋文屬之樹反

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

置戈於身之上謂荷戈也。盧文弨曰元

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王念孫曰此本作服矢五十箇服矢卽負矢負與服古同聲而通用

作負今本作負服矢者校書者依漢書旁記負字而竊者誤命之也元刻無服字則又後人依漢書刪之也俞樾曰服字實不可無服者服之段字說文竹部服弩矢服也經傳通以服爲之詩采薇篇象弭魚服國語齊語服無矢皆是也負服矢五十个者盛矢五十个於服而負之也若但云負矢則矢無服不可負若云負矢服則疑五十个以服計矣故曰負服矢五十个古人之習所以簡而明也漢書韋服字元刻從之非是置戈其上承負服矢五十个而言所謂其上者矢服之上也蓋負矢服於背而荷戈於肩戈之上半適在矢服之上故曰置戈其上也陽注不解服字之義故於此句亦失其解而曰置戈於身之上不可通矣先謙冠軸帶劍輔與曹同漢書作曹帶劍顏羸三日之糧案俞說是冠軸帶劍師古曰著兜鍪而又帶劍也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羸負擔也日中一日之中也○俞樾曰日中者日之中則但云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眾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目反○盧文弨曰注不征眾眾字誤疑作稅先謙案試之而中程則用爲武卒優之如此上所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此中試者謂以度取之是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優復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

危國之兵也

復既多則稅寡資用貧乏故國危

秦人其生民也陋陋其使民也

酷烈

生民所生之民陋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

周則寇不能害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盧文弨曰：「陋，俗本作狹。險，今從宋本。」郝懿行曰：「陋，狹隘也。謂民生計窮，

憂王霸篇云：「生民則致貧。」語意正同。注以「陋」謂秦地險固，非也。下云「隱之以阨」，亦非。地險王念孫曰：「楊注沿刑法志注而誤。」

劫之以執

謂以威執劫，迫之使出戰，隱之

以阨

謂隱蔽以險，阨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阨，藏隱其民於阨中也。」郭嵩燾曰：「秦遠交近攻，侵伐無虛日，未嘗以

險阨自隱也。劫之以執，承上酷烈言。隱之以阨，承上狹隘言。其民本無生計，又甚迫蹙之，使亟驚於戰，以邀賞也。下文「阨而用

之正申此義。

恆之以慶賞

恆與恒同，串習也。戰勝則與之賞，慶使習以爲常。恆女九反。

鎭之以刑

鎭，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鎭我亦勝我。』」音秋，或作鎭。七六反。廩文弨曰：「鎭亦音職，見彌國篇。」注元

刻七六作七出，非。今從宋本。

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闕無由也。

千里曰「天」字，疑不當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上相對爲「阨」，而文謂秦民非謂天下之民，明甚。宋本與今本同，益皆誤。

用之得而後功之

守險阨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自爲戰而立功者，眾也。先謙案：「阨而用之，置

國篇所云如牆狀雷擊下文除隄其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

隸五家

有功而賞之使相長後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

是最爲眾彊長久多地以

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爲之有根本不邀一時之利故能眾強長久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

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苛且爲正言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

故齊之技擊

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

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盧文弨曰有遇

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並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當並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必言焦熬之物注義未安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以卵投石焦讀爲樵廣雅釋詁曰樵撓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樵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招近募選隆強詐尙功利之兵勝不勝無常代俞代

張云云則此有遇之者二句專謂湯武之仁義無敵楊注誤

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

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

干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

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未有愛貴

其上爲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爲非之理

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

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

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能起而兼危此數國謂擒滅之○盧

文弼曰舊本注作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誤今據正文刪

近當爲延傳寫誤耳

正故招近募選隆執詐尙功利是漸之也

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執詐謂以威

勢變詐爲尙此論秦也尙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

進也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爲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纔

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悅服漸子廉切○俞樾曰楊云近當爲延

是也招延二字同義則募選二字亦必同義募乃纂字之誤纂

選皆具也說詳王制篇楊注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非

是先謙案漸詐欺

也說詳不苟篇禮義教化是齊之也

服其心是齊也故以詐遇

詐猶有巧拙焉

猶齊之技擊不可以當魏之武卒也

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

太山也

將音替墮毀也雖許唯反

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

一舉而定

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疆舉之國莫不趨使

不必試也

誅其元惡其餘犢悍者皆化而來臣役也○王念孫曰拱挹指

麾虛依富國篇改挹爲揖案揖與挹通不煩改字指之謂前道

改爲揖誤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拱揖今依王說改正誅桀紂

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

齊則治鄰敵

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盧文弨

日宋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連上文是或中間有注脫去耳

王念孫曰治讀爲殆殆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曰威彊未足

以殆鄰敵王霸篇曰威動天下疆始中國疆國篇曰威動海內

疆始中國始治古字通疆綱編大鄰神中國之疆始治威動海內

受其治化則非用兵之事矣若夫招近募選隆執詐尙功利

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矣

翕代張代存代亡若言代強代弱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注若作猶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

由用也以詐力相勝是盜賊之兵也

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蟻

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

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莊蹻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

爲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躋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至滇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臣封爲商君者也繆蟻未聞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

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

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盧文弨曰相君元刻作相若注

首有相若相似也五字今從宋本先謙案相君猶言相長也廣雅釋詁長君也長訓君則君亦訓長元刻及注五字皆妄人增改未及和齊也
數子之術未能及
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

兵也

契讀爲挈挈持也掎挈猶言掎撓也司讀爲伺詐欺誑也皆謂因其危弱卽掩襲之也

齊桓晉文楚

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

人禮義教化之域孟

康曰入王兵之域也

然而未有本統也

本統謂前行素修若湯武也

故可以霸而不可

以王是強弱之效也

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則代存代亡是其效也

孝成王臨武君曰

善請問爲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

不用疑謀是智之大。先謙案言用人不疑。

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

先謙案當理而行故無悔。事至無

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

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

必故无功也。盧文弨曰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間本有之下引莊子語舊本多說今悉從元刻改正先謙案言成功不能期必於一出故下云有功如幸文義甚明楊盧說非故制號政令欲

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減欲周以固

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

周密牢固則敵不能陵奪矣

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

靜則安重而不爲輕舉動則疾

速而不失機權

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

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

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

以比物伍之以合參也

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

道言也行也王念孫曰

道當訓爲行

夫是之謂六術

自制號政令已下有六也

無欲將而惡廢

先謙案無以所欲

而將之無以所惡而廢之唯視其能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

否無私好惡苟書多以欲惡代好惡

強使人出戰而輕敵

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

泰

謂謂精審泰謂不吝賞也

夫是之謂五權

五者爲將之機權也

所以不受命於主有

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

至謂一守而不變

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

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

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

則主不能喜敵不

能怒

不苟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爲變詐故敵不能怒也

夫是之謂至臣

爲臣之至當也

慮必先

事而申之以敬

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備也

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

是之謂大吉

言必無覆敗之禍也

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

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

如守

不務越逸也書曰不怠于五步六步乃止齊焉

行如戰有功如幸

不務矜

敬謀無壙

無壙言不敢須臾
不敬也壙與職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夫

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

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及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

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御死轡

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

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

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獵禾稼獵與獵同踐也

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距捍者奔命謂奔走

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爲囚俘也奔與奔同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

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扞其賊謂爲賊之扞蔽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

死奔命者貢順刃謂不戰偕之而走者蘇謂爲倖倖向也微子謂相向格鬪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微子

開封於宋

紂之庶兄名啟歸周後封於宋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

曹觸龍斷於軍苑

說

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盧文弨曰史記趙世家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言字當屬下讀趙策誤作觸龍當以此注爲正

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

先謙案服民當作民服此誤倒耳當封而封

當殺而殺皆所以養生其民故殷民服之

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

竭

顧什猶言謂創也新序作竭走而趨之

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

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

師長

詩曰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王者有誅

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

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戰故不攻擊也且恐傷我之士卒也

上

下相喜則慶之

敵入上下相愛悅則慶賀之豈況侵伐乎

不屠城

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也

不潛軍

先謙案潛襲敵之不備

不畱眾

不久畱眾露於外也

師不越時

古者行役不踰時也

故

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東征西怨之比

臨武君曰善

陳轅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

陳轅荀卿弟子言先生之議常言兵

以仁義爲本也

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

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欲

爭奪焉肯抗兵相加乎

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

非謂變人循理

孫卿子曰非女

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

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

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

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

若時雨之降莫

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

伐亦誅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也

舜伐有苗

命禹伐之書曰帝曰

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

禹伐其工

書曰流共工于幽州皆堯之事此云禹伐其工未詳也

湯伐有

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

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

亦論夏殷也至周自貶損全稱王故以文武爲兩王也

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

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

○王念孫曰慕其德德本作義後人改義爲德以與服極爲韻而不知與下文

德字相複也文選爲袁紹檄豫州文注石闕銘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並作義

兵不血刃遠邇來

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詩曹

風尸鳩之篇。陳奐曰案玩上文語意其下尙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二句今脫之也儀卽義也故尸鳩篇儀皆讀爲義王念

孫曰此正承上文遠方慕義而言所引詩蓋本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詩改之耳

李斯問孫卿子曰

李斯孫卿弟子後爲秦相

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

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

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威隱之以詭誑之

以農賞蠲之以刑罰之比

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

汝以不便

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

吾以大便人爲便也

彼仁義者所

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

於軍將率末事也

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語弟子所知故引以答之也。謝本從盧校軍作君盧文弨

曰舊本作凡在於軍今案當是君字先謙案凡在秦四世有勝

下作一句讀不改軍爲君說自可通虛不常曉敗

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認作認蘇林曰讀如

貌也先禮反張

晏曰軋賡輾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

本統前故湯之

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

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

前行素脩謂前已行之素

已脩之行

讀如字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

謂本

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如李斯之說也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

辨別也總

要也強國謂強其國也先謙案強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固

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爲強而且堅固之

本也以禮義導天下天下服而歸之故爲威行之道也以

王公

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爲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

由之所以得天下也禮文昭曰元刻得作一史

不由所以隕

社稷也。

先謙案史記隕作捐

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

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

用由

也道卽禮也用禮卽行不用

禮雖堅甲嚴刑皆不足恃也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鞞如金石

鞞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

如金石鞞古洽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兕二載輕罪入

如金石與史記不同然鞞訓堅貌諸書未有明文說文鞞防扞

也鞞玉鞞鞞作尹注管子小匡篇曰鞞革重革當心箬之可

以禦矢皆不訓爲堅貌史記而外韓詩外傳亦作堅如金石文

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荀子正作堅太平御覽兵部八十

七同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九引作牢如金石鞞與楊本異也

避隋文帝諱故改堅爲牢然則虞所見本正作堅與楊本異也

爲證然鞞之訓堅貌諸書皆無明文殆非也說文鞞有二其一

見革部爲正篆其一見鼓部爲警篆之古文警鼓聲也故文選

上林賦鏗鎗閭鞞李善注曰鏗鎗鎗聲也閭鞞鼓聲也此文鞞

如金石當以聲言不當以貌言謂扣之而其聲鞞然如金石也

必以鼓聲相況者鼓是革所爲上云擊革犀兕以爲甲則亦革

所爲也正見其屬辭之密史記作堅自與荀子異不得並爲一

談也宛鉅鐵鉞慘如蠶蠶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剛曰鉅鉞與

揚之間謂之鐵言宛地出此剛鐵爲矛慘如蠶蠶言其中人之

慘毒也鉞音育。盧文弨曰案今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

湖之間謂之鉞無自閩而西謂之矛七字先謙案史記作宛之

鉞故索隱以施屬下讀望文解之例以上下文輕利僥遂卒如

鞞如金石卒如飄風則荀子本書文義較長

飄風言楚人之趨捷也僥亦輕也此妙反或然而兵殆於垂沙

唐蔑死殆謂危亡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郡有垂

沙楚策云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則作垂沙者是莊躡起楚分

而爲三四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躡楚將言其起爲亂後楚遂

步而不見其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躡爲盜境內吏不能禁而

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躡初爲盜後爲楚將。先謙案史記引

索隱誤以參字下屬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

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

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也方城楚北界山名也然而秦師至而鄧郢舉若振槁然

舉謂舉而取之鄧郢楚都振擊也槁枯葉也謂白起伐楚一戰舉鄧郢也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

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剗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

爲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

烙古責反○盧文弨曰炮烙之刑古書亦作炮格之刑格讀如

皮格之格古關格一也史記索隱鄧謨生音闕此注云烙古責

反可證楊時本尙作格也王念孫曰此段氏若膺說也說見鍾

山札記謂參關名也荀子多指段氏爲謨殺戮無時臣下

懷然莫必其命懷然懷栗之貌莫自謂必全其命也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

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

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試角也誦服也

城郭不辨辨治也或音辨○郝懿行曰古無辨字溝池不掛掛

苟書多以辨爲辦此注音義兩得之

掘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木無鉗墳墓
鉗亦音掘或曰掘當作扣篆文扣字與掘字相近遂誤耳。盧
文弼曰案日聲之扣不當爲古掘字注前一說非後一說當作
扣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故不相亂今厚葬飾棺故扣也又列
子說符篇俄而扣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狸扣之皆作扣字知此扣字誤
謂使邊境險固若今之邊城也樹立也塞先代反機變謂器械
變動攻敵也。先謙案說文固四塞也周禮掌固注固國所依
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篇固塞與機變對文上與險阻對文
疆國篇固塞險形勢便固塞與形勢對文皆二字平列與富國
篇云其塞固者不同楊注未了機變二字乎列注云器械變動亦未安

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

內者無它故焉

內當爲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王念孫曰此當依史記作不畏外而固今本而下有

明字者涉下文

明道而分鈞之

。慮文弼曰史記外傳俱作均分之王念孫曰均與鈞通亦當依史

記外傳

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

和胡

有不由令者

然後誅之以刑

。王念孫曰誅之以刑本作俟之以刑此後人

作俟之以刑正義訓俟爲待王制篇曰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
足與此互相證明矣宥坐篇亦曰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於

郵作

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

故刑罰省而威流

郵怨也流行也言通流也。案史記郵作尤威流作威行如流

無宅故焉

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

治

殷一人謂殛鯀于羽山刑二人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郝懿行曰刑殺皆未聞楊注謬鯀死於殛所非堯殺

之殛古書本作極極非殺也上云堯伐驩傳曰威厲而不試刑

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此等皆不必強解

厲謂抗舉使人畏之。王念孫曰諸書無厲謂抗舉使人畏之。王念孫曰諸書無

錯而不用此之謂也

訓厲為抗舉者余謂厲猛也。定注厲猛也。有坐篇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義同。其威厲而不試刑也。

王制篇曰錯置也置設也言威雖猛而不試刑雖設而不用也。有坐篇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義同。其威厲而不試刑也。

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執詐

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

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隄其下獲其功

用而已矣

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脫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執隱之以脫狙之以慶賞之類脫或爲險也

王念孫曰此當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似和則人語也

見前天下之人百姓下無禮義忠信句焉慮率用賞慶刑罰

執詐除脫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語詞也

前聽以王命除脫二字義不相局楊以除爲驅逐非也除當爲

險俗書之誤也

俗之險脫是也或作險臨楚辭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是也楊注

脫或爲險當作除或爲險今作脫者因正文及注內三脫

字而誤除與險俗書相近脫與險形聲皆相遠以是明之

大寇

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

北敗走也北者乖爲北也

盧文弨曰大寇則至元刻則字在至字下屬下句王

念孫曰大寇則至則者若也與下三則字異義又禮論篇今夫

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云云則亦若

也古或謂若爲則說見釋詞則字下

勞苦煩辱則必犇

焉離耳下反制其上

霍馬猶漢焉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

有離德又云渙焉離耳

秦項然先謙案焉猶然也上文云清然

渙霍滑三字一聲之轉

故賞慶刑罰執詐之爲道者傭徒粥賣

之道也不足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

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

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任力役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

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

莫不毒孽若祓不祥敦厚也毒害也孽謂祓孽祓除之也。盧文弼曰方言諄諄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

之諄諄此敦當與諄同王念孫曰楊說敦敦惡禮論篇同又云或

曰敦讀爲頓頓困頓也皆非也說文敦愍怨也廣雅愍怨也康詒

罔不愍傳曰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愍法言重黎

篇楚懷羣策而白屈其力李注愍惡也愍愍敦並與愍同本篇

敦惡與毒孽對立禮論篇之敦惡與喜樂哀痛對立文則敦不

訓爲厚亦不得讀爲困頓之頓也盧引方言諄諄所疾也諄諄

宋魯凡相惡謂之諄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

孰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慙陋誰睹是而

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王念孫曰脩當爲

傳前推往勢編說循順也謂順上之法也疏散中顯而地曉注

君道篇曰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

樂之矣。文略與此同。順與術古同聲而通用也。左右傳今文雖爲循謹子白虎通義引之此大順順或作順像上之志

而安樂之。於是能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

自脩德。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

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

以養之也。王念孫曰。持養二字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

之。謂臣道篇云。倫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管子明法篇

云。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交。皆以

持祿養交對文。荀子正論篇又以持老養衰對文。故呂氏春秋

異用篇。仁人之得飴以養疾。持老也。高注曰。持亦養也。黔休備

又勸學篇云。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

養。墨子天志篇云。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非命篇云。上

以事天鬼下以持養百姓。黔休備呂氏春秋長見篇云。申侯伯

善持養吾意亦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

前。雕雕章明之貌。盧文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

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

畏之如神凡所施爲

民皆從而順。盧文弨曰：此上有脫文，下云爲之化而願爲之化也。而順化而公知此句亦當是爲之化而順，其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矣。王念孫曰：汪氏中云而順上疑脫九字，此句與下三句一類，句末當是爲之化而順，因上有化字遂相承脫去耳。觀兩中處用汪說而小變其文，俞樾曰：此句與下二句本一律，多一順字則不詞矣。而願當作順而順而猶從而也。順而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願，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皆承上文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信性惡篇曰：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諸順字並與此同。猶言順是而暴悍勇力之屬皆爲之化焉。因順而爲爲而順，文義遂不可通，或乃疑其有關文矣。先謙案：化而二字衍此，文本作所存者神所爲者順，文義甚明。後人因孟子所存者神所過者化二語妄於者下加化字傳寫者緣下文三化而句例復於化下加而字，本文遂不可通矣。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願，順從也。謂好從暴悍也。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旁僻頗也。辟讀爲僻。先謙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謂誇美者也。繚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也。郝懿行曰：收者拘也。繚者繞也。此謂矜嚴糾察拘牽繚繞之屬皆化而調和也。注說收繚

非是王念孫曰案廣雅矜急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
日糾急也齊語注曰糾收也納職道領也今人謂糾糾絞也
舞楚辭九章注曰糾戾也按謂紮戾也鄉飲酒禮注曰縲猶紮
也孟子告子篇注曰紮戾也矜糾收縲皆急戾之意故與調和
相反辨釋詞力與公翻反

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者皆化也

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謝本從盧校作王畿允塞徐方其來盧文弨曰詩

大雅常武之篇當本有注脫之耳宋本作王猶允纂徐方既來與今詩同今從元刻君道篇亦作猷字王念孫曰案謀猶字詩皆作猶說文有猶無猷作猷者隸變耳俗以猶爲猶若字猷爲謀猷字非也君道篇作猷者亦隸變耳猷猷本徐方既來呂錢本竝如是與今詩同且君道篇正作徐方既來不作其來也元刻不可從此處楊氏無注者注已見於君道篇也鈔本君隨篇盧云注脫亦非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

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涂以迎吾入

闢同開也除涂治其道涂也

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

因其民之愛悅襲
取其處皆安言不

驚擾也。○先謙案襲亦因也。楊云襲取其處非

立法施令莫不順比

比親附也。施令則民親比之。

是

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愈強是以德兼人者也

愈讀爲愈下同

非

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執

爲我執所劫也

故民雖

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愈眾奉養必費

奉養戎甲必煩費也

是

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愈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

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

若是則必發夫掌筭之粟以食之

地臧曰筭。掌筭主倉粟之官。筭匹孝反。○王引之曰掌當

爲稟粟古康字也。榮辱篇有困筭。楊彼注云。困曰困方曰康。彼

言困筭猶此言稟筭。稟筭皆所以藏粟。故云發稟筭之粟以食

之若云發掌筭之粟則義不可通。隸書掌或作掌與稟略

相似。故諸書稟字或譌爲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委之

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

立溫良之有司以慰接之懼其畔去也。

已替三年

然後民可信也

已過也。過一替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可信。本非慕化故也。○王引之曰替者周也。謂

已周三年也楊注非俞樾曰楊注迂曲荀子書多川纂字作窳
極之義此其字蓋亦纂字之誤已纂三年猶云已極三年也窳
坐篇纂三年而百姓往矣可證此文之譌正論篇
期臭味注曰期當爲纂得之矣先謙案俞說是是故得地而

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
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

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爲難○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殺

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

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趙趙不能凝也故

秦奪之

七上地上黨之地完全言城邑也富足言府庫也趙歸也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

趙趙使馬服子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
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蕩盡○盧文弨曰注蕩疑作殆故能

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

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

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強而不可兼并者也

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瀋薄與毫同瀋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
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
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
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第十

荀子卷第十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彊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

刑與形同范法也周范鑄劍規模之器也○都鑄行金日刑與型同范與範同皆鑄作器物之法也楊注非

錫美工治巧火齊得

火齊得謂生孰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

剖刑而莫邪

已

剖開也莫邪古之良劍

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

剝脫謂刮去其生澀

砥厲謂磨淬也

剝脫之砥厲之則剡盤孟列牛馬忽然耳

剡割也音戾剡盤孟列牛

馬蓋古用試劍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吳王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孟蓋孟皆劍器猶劍鈍無聲及斬牛馬

者也忽然言易也○盧文弼曰剡宋本作剡元刻作剡皆訛今改正

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

國之初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

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
節奏是也節奏有法度也。先謙案節奏包法度在內不能訓節奏爲有法度詳見富國篇故人之命

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

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亡也。盧文弨曰正文及注亡字上元

刻並有盡

字宋本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暴察謂

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義謂各得

其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鄭慈

人利人皆有法不爲私行曰形韓詩外傳六作刑刑者法也愛

恩小惠注云形見非是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神帝天親

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
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

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

猛而必

申商之比

踣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

踣然卒至之貌說文云踣黑色猶闇然踣烏感

反厭讀爲壓○踣終行曰踣與奄同奄然猝乍之貌而與如古通用奄然如雷擊之如牆壓之皆言暴察之威所劫韓詩外傳六踣作闇而作如劉台拱曰韓詩外傳作如雷擊之此而字義亦作如王念孫曰古書多以而如互用而其義則皆爲如小雅都人士篇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滿而不滿實如虛見善如不及而子雖婁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皆其證

如是百姓劫則致畏

見劫脅之時則畏也○盧文弨曰正文致字據

宋本補韓詩

贏則敖上

稍贏緩之則敖謾贏音盈○盧文弨曰俗本上字在下句首今從宋本移正外

傳亦同都蓋行曰贏猶盈也此言百姓被威劫脅則氣怯而致畏放縱寬舒則氣盈而敖上贏與贏同贏有餘也有餘卽弛縱

故注訓

執拘則最得閒則散

最聚也閒隙也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何休曰最聚也

贏爲緩

依字書應作贏音才句切卽古聚之假借字也俗作最非義詩

外傳六作聚是矣王引之曰說文聚積也徐鍇云古以聚物之聚爲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故書傳中取字皆

誤作最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卽取字也隱元年公羊傳及阿

注皆本作取今誤作最敵中則奪敵中擊也丁仲反。俞樾曰此
以民情言不以敵國言楊注非是敵當讀爲適古字通用論語
里仁爲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禮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
日敵本作適並其證也上文言劫則致畏敵則敵上執拘則最
得間則散並就其一偏者而言之此云敵中謂適乎其中也既
不用道德之威而用暴察之威適乎其中則反失其所以爲暴
察矣故曰適中則奪下文曰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無
無以有其下正承此文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

有其下

振

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

爲亂人之道百姓謹放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

謹也

放喧噪也亦讀爲敵謂叫

憤憤然

呼之聲敵敵然也五刀反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

也民逃其上曰潰。郭懿行曰賁與奔古字通賁潰謂奔走潰

散而去也賁韓詩外傳六作憤此作賁二義俱通似不必依彼

憤

也

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

可

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

威成乎滅亡也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

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

孫成豈後爲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左枕幼安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間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爲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盧文弨曰案楚策左枕作左抱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稱歟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轍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宣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入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之宣王郊迎人閒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爲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王念孫曰蔡在楚北非在楚西不得言西伐蔡將子匠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反西當爲而言子發將兵而伐蔡也

而歸之楚

歸致命于君言蔡侯自奉其社稷歸楚非己之功也

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

子舍

發名屬請也之欲反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王念孫曰古無訓屬爲請者屬會也。十三經注疏莊公二十二年注屬言會諸臣以治之先謙案正文宋台州本謝本作治浙局本依注改理非注

自避唐諱既楚發其實

既謂論功之後發行也

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

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

也

誠教也凡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徒舉相攻而敵退則是畏其眾故曰眾威此已上議

臣舍

不宜以眾威受賞

是時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畏其眾故曰眾威此已上議公孫子美子發之辭也已下荀卿之辭也

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則固陋非坦明之道也

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爲之也

自古

彼先王之

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

乃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乃先王之道齊一人之本

善善惡惡之報應也

治必由之古今一也

爲治必用賞罰

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

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

享獻也謂受其

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

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士卒也

秩祿皆謂

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

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

法墮與功之臣恥受賞之屬

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與功之臣墮廢其志受賞之屬慚恥於心

無僂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

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利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

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

盧文弼曰正文卑其宋本作卑乎案獨

以爲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實也固

荀卿子說齊相曰

盧文弼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顧千里曰宋錢佃本卷末云監本有七字宋呂夏

卿本有疑楊注所見與監本不同或不止少七字亦王伯厚所說監本未必是之類也

處勝人之執行勝

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

以厚

於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

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爲是非

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

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

併讀曰屏棄也屏棄私欲適達公義也

今相國上

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豈有之矣

竝讀爲擅本亦

或作擅或曰擅誠也。王念孫曰或說是也本或作擅者借字耳

然則胡不敝此勝人之執赴

勝人之道

敝謂駕馭之也或作詭歌此勝人之執誤也

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

焉

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

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

矣

國內皆化之也

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

不欲合義矣

天下皆來歸義也

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

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直

爲是世俗之所以爲

不爲勝人之道但爲勝人之執。先謙案以字疑衍

則女主亂之宮

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

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

楚在齊南故曰前縣縣繫之也

大燕鑄吾後

燕在齊北故曰後黽躍也藉也如蹠踏於後莊
子風謂蛇曰蹠我必勝我本亦作蹠吾後也 勁魏鉤吾右西

壤之不絕若繩

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如鉤取物也楚人則乃有

襄賁開陽以臨吾左

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俞樾曰

乃疑又字之誤上已云巨楚縣吾前故

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

起而乘我

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敝。俞樾曰三國乃二國之

知其誤也先謙案言一國作謀

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

三國分

則三國共起乘我三非二之誤

爲四謂楚取其二

魏燕各取其一也三國若假城然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

雖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爲二楊注非也四字疑衍文

當云齊必斷而爲三其下句則云國若假城耳言齊之國若假

人之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三與三字混疑三譌爲三後

人校正作三傳寫者遂並存四三兩字楊氏不能是正以四字

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河俱不可通矣先謙案議兵篇云兵

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躋起楚分而爲三四史記禮書引作四參

參三同也韋諱讀云莊子謂學而三剛字之記據此荀子本書

必有作四三者三四四三總謂國之分裂不爲定數此文亦言

齊必斷而爲四三與議兵篇楚分而爲四三同意國若假城然耳自爲一句楊注失其蕭餘氏又欲減字以成其義皆非也

必爲天下大笑曷若

王念孫曰曷若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

此涉上文曷若是而衍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義而言則不當有曷若二字明矣楊云問以爲何如也此望文生義而曲兩者孰足爲也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孰一則天爲之說

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

世謂繼也執籍之所存

天下之宗室也

執謂國籍之所在也。王念孫曰案楊注本作

義不可通又案楊以籍爲國籍非也籍亦位也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又曰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非謂國籍也正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文義並與此同盧云執籍謂執力憑籍也土地之大封內亦非親証先謙案王室爲天下所宗故云宗室

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

億萬俄而天下倏然舉去桀紂而桀湯

武

倏然高舉之貌舉皆也奔與奔同

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

反音翻翻然改變貌惡烏路反

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

假設問答

曰是無它故焉桀紂

者善爲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爲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

汙漫爭奪貪利是也

汙漫謂穢汙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汙烏路反漫莫但反

人之所好

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

乎湯武

辟讀爲譬稱尺證反

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

武之功名可乎

統制治也

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

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

眾之力也隆在信矣

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彊勝不必更待與國

之眾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眾猶無益故曰非眾之力也

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

力也隆在脩政矣

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

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王念孫曰政非政事之政脩政卽脩正也結語通以言必自脩自正然後國家可得而安也

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其證信卽上所謂忠信對下陶誕比周而言脩正卽上所謂禮義對下汙漫突盜而言荀子書多言脩正作政者借字耳非脩政事之謂也楊說脩政二字未了先謙案王說是儒效篇平正和民之善平正卽平政王霸篇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卽隆正與此一例今已有數萬之眾者也

陶誕比周以爭與

陶當爲壽祝之構或曰當爲逃謂逃匿其情與謂黨與之國也。

先謙案陶誕義具榮辱

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

突謂相凌犯也。

然則是弃

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

所有餘

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眾與地也。

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

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啗天救經而引其足也

啗與砥同經經也救

經而引其足經愈急也。

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

先謙案二語與仲尼篇同

不恤已行之不行

上行下孟反下行如字。

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

求利也

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子曰秦百狸首射侯不當彊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堙內伏棄

或作距衝蓋言可以距石矣。○盧文弨曰案所引韓子見入說篇云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響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平賊距衝不若遠穴伏藥所云日中奏百即荀卿議兵篇所謂號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是也奏百自屬上文不當連引內穴古多通用藥藥互異疑此藥字是與韻協若不用韻則疑是藥字與講同吹火韋囊也管子揆度篇有此字

是藥字與講同

吹火韋囊也管子揆度篇有此字

是仁人之

所羞而不爲也

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

○王念孫曰案安樂當爲樂安養生樂安與貴生樂安並承上莫貴

乎生莫樂乎安而言今本樂安二字倒轉則與上下文不合

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

是猶欲壽而殤頸也

○呂氏春秋高義篇石清歿頭乎王庭歿頭

即殤頸也殤頸皆從勿聲故殤又讀爲殤○史記循吏傳石奢

其自殤而死索隱殤音亡粉反

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

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佻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雅版之篇義已解上○盧文弨曰案今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

二字古通用也章懷注後漢書董卓傳論李善注劉孝標辨命

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
先謙案虞王本作介人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

力術彊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

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爲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盧文弨曰此所引新序今本脫都銘行曰彊力之術雖進終止杖義之術無往不行依注引新序此答李斯之問爲秦發也

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

校認認然思

里反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

乎湯武

○先謙案以下文例之此處當有曰字而今脫之

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

耳

說音悅○俞樾曰下使字當訓從爾雅釋詁使從也

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

而辟於陳蔡之間

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爲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鄢燒

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辟如字謂自屏遠也或曰讀爲避

視可司問案欲

剋其脛而以蹈秦之腹

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剋亦斬也○盧文弨曰元刻伐也下有司音伺問陳也六

字宋本無王念孫曰斬脛以蹈秦之腹義不可通王莽并行刻
刻起履義是刻刻爲起履之貌然則刻其脛以蹈秦之腹
亦謂起其脛以蹈秦之腹也漢書賈誼傳
刻手以衝仇人之匈義與此同也然而秦使左案左使

右案右是乃使讐人役也

秦能使讐人爲之從役謂楚襄王七
年迎婦於秦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

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類也○先謙案言秦
之役楚使左則左使右則右此文二案字以代則字

此所謂

威彊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

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

封畿之內

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

乃江南也

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
南也○盧文弨曰羨音夷先謙案沙羨城在今武昌

府江夏縣西南

北與胡貉爲鄰西有巴戎

巴在西南戎在
西皆隸屬秦

東在楚者乃

界於齊

謂東侵土地所得
者乃與齊爲界也

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

漢書地理志臨慮縣

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盧文弨曰慮音慮先謙案地理志作
隆慮避後漢殤帝諱改林慮故城卽今彰德府林縣治林慮以

山氏縣卽
臨慮矣

在魏者乃據圉津卽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

圉當爲
圉漢書

曹參下修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圍津轉寫爲圍

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有

懷茅邯王城施津以臨河內河內共其在趙者剋然有苓而據

汲必危坻圍聲相近疑同坻居委反其在趙者剋然有苓而據

松柏之塞剋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

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眞定或曰苓當爲

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負西海而固常山也常

益趙樹松柏與秦爲界今秦據有之

山本趙山秦今有之言秦背

西海東向以常山爲固也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彊殆中

國秦之彊能危殆中國殆或爲治○先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

諫案治是殆之誤字說見議兵篇

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盧文弨曰宋本無此所

謂廣大乎舜禹也○盧文弨曰此句或疑當在彊殆中國句下

上文彊殆中國下是也俞樾曰案上文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

禹相對爲文是於湯武言威彊舜禹言廣大若威動海內彊殆

中國下接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雜矣汪說非也此

所謂句當移在是地徧天下也句下試以上文例之上文曰是

乃使警人役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此文曰是地徧天下也

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彊殆中國二句

又承威疆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疆不言廣大者舉一以包其一耳然則柰何曰節威反文節

威疆復用文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德全因與之參國

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

錯置也謂捨而不伐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

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

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爲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

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爲王宮於露土亦其類也

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爲秦築帝宮也戰國築韓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是也○王念孫曰

楊前說是也後說皆非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

盧文弨曰案杜注無南字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謂多良材及溉

權之利也

所出物產多也

天材之利多

形地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爲勝故曰如高屋之上而

建瓴水也

人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

流邪淫也汙濁也

雅也其服不挑

挑偷也不爲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盧文弨曰

案周語卻至佻天說文引作挑天是挑與佻同

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

及至也至縣

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桀古之吏

也

桀音苦檻惡也或曰讀爲王桀音苦檻惡也或曰讀爲王

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

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

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

儻然高遠貌

觀其朝廷其間聽

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

其間朝退也古覓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

都無聽治處也

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

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

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

今秦

雖然則有其謬矣

認懼。盧文弨曰正文元刻作則甚有其認也

兼是數具者而

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

縣音懸謂

職繁。先謙案楊訓縣爲職繁非也縣猶衡也謂衡之以王者之功名則不及也荀書或言縣衡或單言縣單言衡其義並同王霸篇云禮之所以正國也譬猶衡之於輕重也君道篇云輕不得以縣重是縣猶衡也君道篇又云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禮論篇云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正名篇云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爲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爲重解蔽篇云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以眾異不得相蔽皆縣衡連言王制篇云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王霸篇云以是縣天下一四海正論篇云聖人備道全美是縣天下之權稱也又云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所謂縣天下者王者在土能爲天下持平如縣衡然荀書明言縣天下之權稱是縣天下即謂縣衡天下楊訓縣爲繫亦非也漢書鄒陽傳臣聞秦倚曲臺之宮縣衡書縣天下義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

粹謂全用儒道駁而

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

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日日留心於庶事不

可息也。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

夫敦比於小事者矣。

敦比，精審躬親之謂。○郝懿行曰：敦讀如堆。敦比者，敦迫比近，叢集於前也。注似未

了先謙案：敦比，治也。義具榮辱篇。

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

積也大。

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垤然也。

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

也，淺其爲積也小。

時日既淺，則所積亦少也。

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

危，大荒者亡。

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至於敝漏，然後補之。大荒謂都荒廢不治也。故王

者敬日。

敬謂不敢慢也。故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霸者敬時。

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

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

戚，

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

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

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多甚也。

霸者之善筭焉，可以

時託也。

霸者其善明著，以其所託不失時也。○俞樾曰：託乃記字之譌。言霸者之善，所以明著者，以其可以時記也。下

文云：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正。王者敬日，霸者敬時之意，記志義同。記譌作託，則時託與日志不倫矣。

王者之

功名不可勝日志也

日記議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王念孫曰玩楊注則正文不可勝下當有數

字俞樾曰日志也上亦當有可

以二字與可以時記也一例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

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詩大

雅悉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

上行下效

夫義者所

以限禁人之爲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

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

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

故爲人上者不可不順也

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爲順

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

節於萬物者也

節卽謂限禁也○俞樾曰節猶適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

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與以實藏是節與適同義下文曰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

訓節爲適則與訓安相近楊注非是

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

得其節則上安而下調也內

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

義之情皆在得其節

然則凡爲天下之要義爲本

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

下亂故爲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

本也

慎或爲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

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

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

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郝懿行曰糞者壅之假借綠變作

拚少儀曰埽席前曰拚經典俱通作糞王念孫曰此言事當先

其所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糞除則不暇芸野草也芸上不當

有瞻曠二字不知何處脫文闕入此句中據楊注引魯連子

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無瞻曠二字卽其證楊注又曰堂上

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

無也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白刃扞乎胷則目不見流

矢○王念孫曰案扞蔽非斬刺之義楊說非也扞之言干也干

犯也謂白刃犯臂則不暇顧流矢也史記游俠傳并當世之文
罔謂犯法也漢書董仲舒傳既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突亦犯
也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惜十指而教首也拔或作
少儀毋拔來之拔鄭注拔疾也釋文拔土本作校然則此注
拔或作校亦可注又云或作枝則非古無枝戟之名非不
以此爲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疾病也養與瘡同言非
務痛瘡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義然後及它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

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俞樾曰爾雅釋宮行道也天

反爲增

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

由人非天愛

堯而惡桀也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

本謂農桑

養備而動時則天

不能病

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脩道

而不貳則天不能禍

貳即倍也。王念孫曰案脩當爲循字之誤也。見管子形勢篇。循順也貳當爲貳

天不能使之全

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勤希言怠惰也衣食減少而又怠惰則天不能全

也。俞樾曰上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正相對時與罕則不倫矣罕疑中字之誤中卽今逆字說文干部並不順也是部逆迎也是逆爲送逆字其順逆字本作

中也養略而動中正與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 倍道而妄行

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轉而疾

薄迫也音博祇

怪未至而凶

王念孫曰未至二字與上文複羣書治要至作生是也下文祇是生於亂卽其證生至字相似又

涉上文未至而誤

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

然也

非天降災人自使然

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知在人不在天斯爲至人

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

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

如此豈愛憎於

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

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

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曾不措意測度焉

以其無益於理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

天有其時地有

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

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

舍其所以

參而顧其所參則惑矣

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

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

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回旋也炤與照同陰陽大化

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施謂廣博施行無不被也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

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

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爲

神若有真宰然也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言天道之難知或曰

當爲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功有形而天功無形故曰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天功二字下文凡唯聖人爲不求知天

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修人事不務役處於知天也天職既立

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

言人

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

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

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

而不能互相爲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王念孫曰楊以耳目鼻口形連讀而以能字屬下讀於義未安余謂形能當連讀能讀爲態楚辭招魂注曰態姿也形態卽形也言耳目鼻口形態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爲用也古字能與耐通

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作態論衡累害篇態作能

文正名篇以耳目鼻與形態並列彼言形態猶此言形態心

居

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

目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耳目鼻口形之五官是天使爲

君也

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

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

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曰裁非其類

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

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

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天政言如賞罰之政令

自天職既立已上竝論天所置立之事

已下論逆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爲也

暗其天君其心亂其天

官

聲色臭棄其天養

不能養逆其天政

不能養背其天情好惡

哀樂以喪天功

喪其生成之天功使不蕃滋也

夫是之謂大凶

此皆言不修政運天之禍聖

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

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知務導達不改異端則天地官而

萬物役矣言聖人自修政則可以任天地役萬物也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

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修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

明於人事則知天明於人事則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

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爲如天地之成萬物也若偏有所爲

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不慮如聖人無爲而治也若偏有所慮

則其智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

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

節候者是也謂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俞樾曰禮記緇衣篇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

而志也鄭注志猶知也所志於天者卽所知於天者下文志於

地志於四時志於陰陽並同此卽承上文知所志於地者已其

其所僞知其所不僞而言楊訓志爲記識非所志於地者已其

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宜可以蕃息嘉穀者是也所志於四時者

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

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記識於四時

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斂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

謂知

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爲知其生殺效之爲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爲和。王念孫曰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爲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和與知字相似而誤楊前注謂知其生殺而效之爲賞罰以治之此曲說也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

官人任人欲任

人守天在於自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麻是禹桀之所同也

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都

懿行曰堯典麻象日月星辰此瑞麻卽麻象也象謂璫璫玉衡神其器故言瑞

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

天也時邪曰繁啟蕃長於春夏

繁多也蕃茂也

畜積收臧於秋冬是又

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

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

皆言

在人不在天

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

謂也

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尊大岐山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

爲小人匈匈也輟行

匈匈諠譁之聲與訓同音凶又許用反行下孟反。盧文弼曰三輟字上俗關本皆有而字宋本無先謙案小人不羣書治要有之字以上

文例之有之字是也文選答客難用此又亦有之字

天有常

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

道言也君子常造次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也

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

謂也

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遠何畏人之言也。俞樾曰何恤上本有禮義之不愆五字而今奪之文選答客難篇傳曰

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

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李善注曰皆孫卿子文是其證也正名篇引此詩曰禮義之不愆兮

何恤人之言

今亦其證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

節謂

之時命也。劉台拱曰正名篇節遇謂之命俞樾曰節猶適也

說詳疆國篇是節然也猶曰是其適然者也劉引正名篇節遇

謂之命釋之節遇之節亦常訓適與之遇所謂命也楊注若

並非又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節亦適也謂不調適若

夫心意脩

志意脩無言心意當爲志意字之誤也荀子書皆言

富國篇曰脩志意正身行皆其證又榮辱篇曰志意脩則驕富貴

致厚智慮致明正論篇曰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皆與此文同

一例尤

其明證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

君子敬其在己者

俞樾曰敬當爲苟說文苟部苟自急救也經典通作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

作苟是也君子苟其在己者猶云君子急其在己者正與

小人錯其在己者相對成義學者罕見苟字因誤爲敬耳而不

慕其在天者

在天謂富貴也

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

錯置君子

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

求己而不求苟故日進

小人錯

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

望微倖而不求己故日退也

故君子

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

○俞樾曰木不能鳴或因風而鳴人亦不恐而此云然者蓋古有社鳴之說文選運

命論里社鳴而聖人出李善注引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阿百姓歸天辟亡明與鳴古字通所謂社鳴者社必樹其土所宜木故古文社從木作社社鳴實卽其曰是何也木鳴也古人蓋甚畏之故荀子以星隊木鳴並言也

曰無何也

也言不足憂也

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

也

星隊天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

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因遂

畏懼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

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

賢遍反○郝懿行曰黨宜訓副出方言注不謂朋黨也韓詩外傳二黨作晝於義爲長楊注望文生訓耳王念孫曰楊說甚迂

且訓黨爲類於古無據惠氏定字九經古義曰黨見猶所見也訓黨爲所雖據公羊注然怪星之所見殊爲不詞余謂黨古儻

字儻者或然之詞怪星之黨見與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對文謂怪星之或見也莊子繕性篇物之儻來寄也釋文儻崔本

作黨史記淮陰侯傳恐其黨不就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徵幸黨
並與黨同韓詩外傳作怪星之書見書字恐是後人所改羣書
治要引此正作怪星之儻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先謙案羣書治
要常作嘗是也上明而

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

並世起謂一世之中並起也

上闇而政險則是

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

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

畏也

物之既至可畏謂在人之祇也

桔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

桔耕謂惡不精也

失歲謂耘耨失時使穢也政險威虐也歲與穢同○盧文弨曰
耘耨失歲韓詩外傳二作枯耘傷歲枯與耨同疑是也此處句
法不一律注強爲之說頗難通都懿行曰耘耨失歲韓詩外傳
二作枯耘傷歲與上句相僂是也此蓋轉寫之譌不成文義王
念孫曰盧說是也桔耘失歲上對桔耕傷稼下對政險失民今
本作耘耨失歲則文不成義歲之爲歲乃涉下文田稼歲惡而
誤而楊所見本已然故田歲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
強爲之說而不可通

之謂人祇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祇

舉謂起兵

動眾錯謂懷安失於事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

相疑上下乖離。疑二句爲一類父子上不當有則字羣書治要三

無則字韓詩寇難竝至夫是之謂人祲。謂人祲下並有也字下

無安國下有矣字案祲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祲

而不治下有也字。此三祲於中國則無有安也。王念孫曰錯交錯也。錯置也置

其說甚爾其苗甚慘。爾近也三人祲之說比星隊木鳴勉力不

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祲。勉力力役也不時則人多怨曠其氣

本此段在禮義不脩之上注首有此三句直承其苗甚慘之下

十一字然後接以勉力力役也云云王念孫曰案呂本所載正

文此三句本在上文禮義不脩之上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

畜作祲此是祲由人與故曰祲是生於亂自錢本始依楊注移

置於下文可怪也而不可長也之上三句祲動其苗甚慘之下

今錄呂本原文於左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

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
上明而政平時是雖竝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避無一
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
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蕞穰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
夫是之謂人祗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祗
四句之謂人祗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祗
畜作祗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
寇難竝至夫是之謂人祗祗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邦其說甚
爾其詰其慘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不見乎水旱之災乎可畏也
六畜作祗人祗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祗
皆相應而亦不可畏也上之謂人祗祗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邦
武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蕞穰惡糴
是也至無之書見風雨之不時是也至無之書見風雨之不時
災是也至無之書見風雨之不時是也至無之書見風雨之不時
暴用門相盜盜民也上之謂人祗祗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邦
疑是謂人祗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祗
文本在作祗人祗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祗
六畜作祗人祗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祗
祗明矣夫是之謂人祗祗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邦其說甚
迷誤失其次也共二十二字元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六
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承六畜作祗之下蓋錄之時錯亂

迷誤失其次也其二十二字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

元

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

書謂六經也可

以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也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

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郝懿行曰切瑳言務學也

詩外傳二云夫子之門內切瑳以孝與此義合礎古作瑳今作礎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雩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旱雩則得雨此何祥

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

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爲此以示急

於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

以爲神則凶也順人之情以爲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

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

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王念孫曰不睹乎外四字文義不明睹

當爲睹說文睹旦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睹之言著也上言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輝潤不博則此言珠玉睹乎外亦謂其光采之著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多見睹少見睹故睹誤爲睹夏小正傳蓋陽氣且睹也今本且睹作旦

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

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竊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

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亡之

道也。先謙案盡字無義而文

也。鹽國篇四語與此同無盡字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

算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也。王念孫曰物畜而制之制當爲裁思裁爲韻頌用爲韻待使爲韻多化爲韻思裁二字於古音並屬之部制字於古音屬祭部不得與思爲韻也又案楊注云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此釋正文物畜而裁之也正文作裁之而注言裁制之者加一制字以申明其義耳今正文作制之即因注內制之而誤

從天

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

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謂

若曲者爲輪直者爲構任材而用也

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

歲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不如騁

其智能而化之使多也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

若后稷之播種然也萬物以爲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

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

爲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違勞心苦思猶無益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爲道之條貫也一廢

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爲條貫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

於廢禮所損益可知也其理貫不亂知禮則其條貫不亂也不知貫不知

應變不知以禮爲條貫則不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也都懿

王之無變足以爲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差

也所以亂者生於條貫差謬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

匪則大惑

隨者不偏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不可爲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

大或心畸音

王念孫曰隱匿與大惑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

非也。陷與

[illegible]

不傳引而壹此仲見

作方之風。民則言大惑生於差慝也。上文

日亂生其

差正謂此也道貴乎中畸則偏差則惑矣故曰中則

其文章歷

不可廢也則方惑又樂論篇上節世之徵其聲樂險

而多采飾

地樂失而注也。水行者表深。

表不明則

陷表標準也陷溺也○俞樾曰水行當作行水行水者表與下文治民首末道一貫孟子雖隻言即

智者若禹

者表道與下方指日者表道一行孟子歸與扁如

此行水二

治曰者表道表不叻則爵祿者表也非禮

昏世也昏

世大亂也昏世謂使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

常民爲之

案且附入

○隱顯卽內外也有常言有常法也如此民陷溺之

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

以偏爲知道豈有知哉

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

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魂

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

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老子有見於訕無見於信

老子周之守藏史姓

李字伯陽號稱老聃孔子之師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墨子有

屈爲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訕而不見信也信讀爲伸

見於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宋子有見於少

無見於多宋子名鉅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

是少而不見多也鉅音形又胡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

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盧文弨曰注引下篇元

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與下篇

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二字相連處人不明

故以兩爲字間之不可謂衍有後而無先則羣眾無門

夫羣眾

文今并下一爲字皆從宋本有訕而無信則貴賤不分

貴者伸而賤者

開導皆處後而不處有訕而無信則貴賤不分

貴者伸而賤者

先羣眾無門戶也

皆貴柔弱卑下則

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

夫施政令所以治

不齊者若上同則

無貴賤之別矣

政令何施也

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

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爲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

書

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書洪範以喻偏

好則非遵

王道也

荀子卷第十一